



嫩江流域汉以前的石制品研究

李有骞 陈全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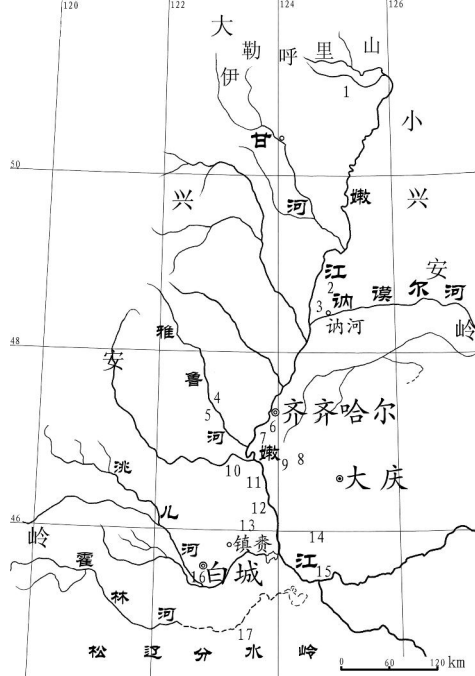
摘要: 本文根据以往的材料总结了嫩江流域汉代以前各时段石制品的特点。在综合东北亚尤其是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核分布特点的基础上, 将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分成以大兴屯遗址、以大坎子地点和以大布苏遗址为代表的三种类型; 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石制品研究是在已经建立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内进行的, 通过正式发掘的材料分别总结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和夏至战国阶段中的小拉哈文化时期、古城类型时期、白金宝文化时期和汉书二期文化时期石制品的特点。

关键词: 嫩江流域; 细石器; 石制品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嫩江位于松嫩平原的西北侧, 左岸为广阔平坦的松嫩平原, 右岸为绵延高耸的大兴安岭。嫩江全长 1089 千米, 上游为温带针叶阔叶混交林暗棕壤地带, 中游和下游为温带森林草原黑土、黑钙土地带^[1]。

嫩江流域的田野考古工作开展得很早, 从 1930 年梁思永先生在昂昂溪的发掘开始已经有近 80 年的历史了^[2]。80 年间的主要工作有: 上世纪 50、60 年代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考古工作者进行的调查^[3]; 70 年代第一次发掘了白金宝、汉书等^[4]遗址; 80 年代又进行了多次调查^[5]并发掘了大兴屯遗址^[6]、平洋的两处墓地^[7]; 90 年代发掘了小拉哈遗址^[8]; 2001 年发掘了二克浅墓地^[9]。随着这些重要的发现, 人们对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因旧石器时代发现的遗址不多, 而且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所以至今仍未建立起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只有对以往发掘和发现成果的一般性归纳^[10]; 因为缺少大规模多层遗址的发掘, 目前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认识也不十分清晰, 但最近有学者根据正式发掘获得的材料, 辨识出三种遗存^[11]。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最为成熟, 小拉哈文化、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的发展顺序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最近有学者还分辨出处于小拉哈文化和白金宝文化之间的古城类型^[12]。



图一 嫩江流域汉代以前重要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1 大子杨山地点, 2 清和屯遗址, 3 二科浅墓地, 4 碾子山区地点群, 5 缸窑地点, 6 滕家岗遗址, 7 昂昂溪五福墓地, 8 李家岗墓地, 9 大兴屯遗址, 10 砖厂墓地, 11 战斗墓地, 12 大坎子地点, 13 黄家围子遗址, 14 小拉哈遗址, 15 白金宝遗址, 16 靶山墓地, 17 大布苏遗址

嫩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陶器材料的考察之上的, 本文的重点不是对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 只注重石制品在时间上的变化, 所以本文不对嫩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作过多的讨论。在综合多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当以赵宾福教授对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认识最为完善^[13], 故以其建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为时间准绳, 来梳理嫩江流域石制品的演变特点。为了研究的方便, 本文把汉以前分成两个大的时间阶段: 第一阶段是石器时代, 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目前来看其上限当以清和屯遗存为代表, 下限到以昂昂溪五福墓地和 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为代表的昂昂溪文化的最末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嫩江流域的整个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最早阶段, 即从小拉哈文化开始到汉书二期文化的结束, 与中原地区的夏至战国大体相当。因为部分遗址的整体年代会晚出我们所讨论的时间跨度, 所以我们讨论的石制品也会偶尔会超出这个时限。

一、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在嫩江流域发现了数量巨大的石器时代人们遗留下来的石制品。这些遗址和地点的石制品大体能够按时间先后分成两段。前段是旧石器时代, 嫩江流域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数量不多, 根据旧石器时代研究的特点, 我们把调查获得的材料也一并列入我们讨论的内容之中; 后段是新石器时代, 嫩江流域发现的石制品大多属于该时段, 但绝大多数为采集品, 为了能够准确把握该时段石制品演变的特点, 我们只着重讨论正式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的材料。

1、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嫩江流域试掘或正式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大布苏^[14]、大兴屯^[15]和清和屯^[16], 调查的地点有大坎子^[17]、缸窑^[18]、大子杨山^[19]以及碾子山区发现的地点群^[20]。其中有测年数据的只有大兴屯一处, 但根据石制品的特征和地层条件, 这些遗址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上述的 7 处遗址或地点在多年的考察中共获得石制品 1820 件, 其中约 31% 是从地层中获得的。



数量最多的是缸窑地点和大布苏遗址，两地的石制品数量约占总数的 63%。发表线图的共 144 件石制品，还不到石制品总数的 8%。此外龙江的神泉遗址也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但材料还没有发表^[21]。

一般来说由于旧石器时代人们适应环境的相似性和比较大的流动性，造成了在很大范围内的石制品都具有比较强的相似性。所以对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的考察应该放到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文化特点的大背景下进行，我们先从最重要的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的认识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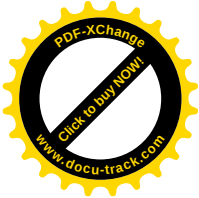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张森水先生最早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类型进行了划分，后来学者们不断提出自己对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新认识。这些认识虽然在以水洞沟为代表的石叶工业遗存的划分上有所差异，但在小石器工业和细石器工业的区分上意见还比较一致^[22]。仅从目前发现的材料来看与嫩江流域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后两个工业传统。小石器工业传统在华北起源很早，对它的认识也比较深入。目前最大的分歧和困难主要集中在对细石器工业传统的研究上，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学界对细石器工业的认识过程和现状。

在 20 世纪上半叶发现的细石器还是只属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遗物，从 20 世纪 60 年代发掘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带有细石器工艺因素的小南海、峙峪等^[23]遗址开始，在接近 30 年的时间里考古学者们最热衷于讨论的是细石器工业的概念和起源，并逐渐比较一致地认为“细石器起源华北”，而对华北发现的细石器遗存类型的划分还没有开始。随着细石器遗存数量的丰富，学者们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尝试从不同角度划分所发现的细石器遗存，较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张森水先生，他把中国北方的细石器工业分成单一的和多样的器物组合群，前者又分成以下川、油房遗址为代表和以大兴屯、东灰山遗址为代表的两类遗存^[24]。1999 年他在提出南北主工业之后，把中国的旧石器分成若干区域性文化类型，其中具有细石器工业成分的是下川工业类型和孟家泉工业类型^[25]。近年又有学者把中国的细石器遗存分成下川类型和虎头梁类型，其中下川类型为本土起源，虎头梁类型可能起源于西伯利亚^[26]。

谢飞根据细石核的特点把河北境内的细石器遗存划分成两个技术类型分布区，西部是以楔形石核为主的泥河湾盆地分布区，东部是为以船形石核为主的分布区，从怀来盆地到秦皇岛附近的海滨，并以此为基础把华北的细石器遗存也分成楔形石核和船形石核两个分布区，再分成五个亚区，这是目前中国学者对细石器分布讨论中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27]。国外较早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加藤真二先生，他依据细石叶制作技术把渤海湾周围地区的细石叶遗址分成 3 组：油房、爪墩和望海楼为一组，东灰山、黑龙潭、凤凰岭和大贤庄为一组，虎头梁和朝鲜半岛的石庄里等遗址为一组。三组的分布大体呈东、西、北三个地区，并且认为第 3 组是在距今 11000 年以后从北方扩散过来的，可能起源于东西伯利亚^[28]。

细石核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分布也有区域性的差异，在叶尼塞河、贝加尔湖沿岸及外贝加尔，从早到晚流行的只有用双面器加工的楔形石核。在雅库特地区的久克泰文化也是以双面器加工的楔形石核为绝大多数，只极其偶见船形石核。20 世纪 80 年代俄罗斯学者在黑龙江左岸结雅河的支流谢列姆贾河流域发现了十几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年代跨度是距今 2.5 万年到 1.0 万年，根据杰列维扬科院士等的研究，认为这些遗址同属于一个文化，并且根据石制品的地层埋藏情况分成 4 个前后相接的时期，细石核从早到晚也是有从早期单一的双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石核到出现船底形石核再到晚期出现锥形和柱状石核的演变顺序^[29]。在乌苏里江右岸的俄罗斯滨海地区发现的乌苏季诺夫卡 I、II 和苏沃罗沃 III 等细石器遗址则是以船形石核为主^[30]，并且在早期的时候只见船底形石核^[31]，在日本北海道船形石核的出现要早于以两面器为毛坯的楔形石核^[32]。

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东北亚细石核的分布来看，大体可以以华北平原和松嫩平原为分界



线，把东北亚南部划成两个部分，西北面向大陆，是以楔形石核为主的分布区，东南面向海洋，是以船形石核为主的分布区。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完全绝对的，随着时间的延长两地区的细石核是不断交流相互渗透的，比如日本列岛在 4 个阶段内，就表现出双面器修理的楔形石核从北向南逐渐驱逐船底形石核的迹象^[33]。而在谢列姆贾河文化却表现出单纯的双面器修理的楔形石核逐渐融合船底形石核的变化趋势^[34]。在这两个细石器分布区之间还有一处遗址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以单纯的锥状、半锥状和柱状细石核为特点的许昌灵井遗址，加藤真二推测这类遗址的年代可能偏早，这类基本不含有双面器、楔形和船形细石核的遗址与峙峪、小南海等以小石器为特征的遗址关系似乎更为密切，只是目前属于这一类的遗址发现的不多（下川遗址的特点是以锥状、半锥状和柱状石核为主），是否可以将其划为独立的一种类型及其分布的地理范围还有待将来田野工作的丰富。不过上述细石核的分布特点不得不使我们考虑细石核多地区起源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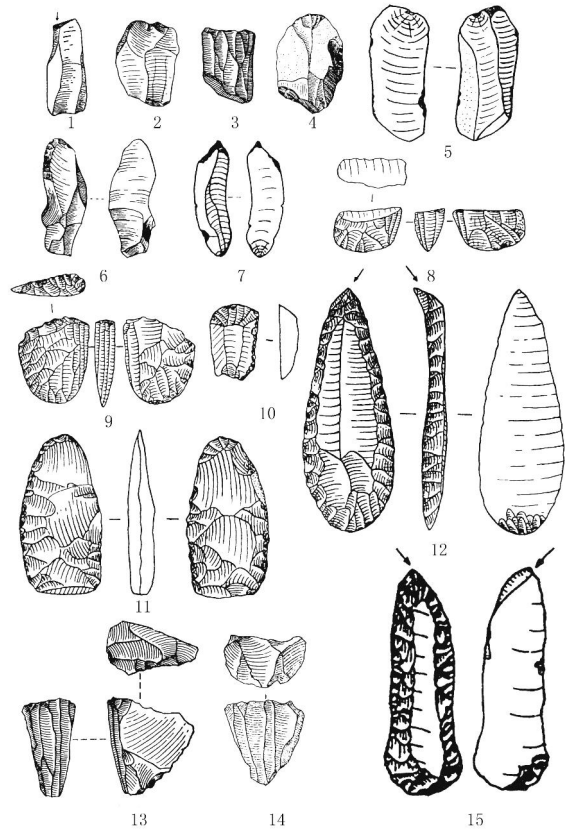
除了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址之外，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有以小石器为主的一类遗存，它们常常是含有少量不典型的细石核、基本不见细石叶但含有大量的长石片，含有一定数量的砸击技术的产品，不含有双面器，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和松嫩平原地区。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类型分布特点的基础上，我们把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工业分成三个类型：

1) 以大兴屯遗址为代表的类型。

大兴屯遗址位于齐齐哈尔市昂昂溪东嫩江左岸的第一级阶地上，目前发现的遗址由 3 个地点组成。1982 年第一次发掘的是第 1 地点，在黄色细砂夹灰绿色淤泥、亚粘土透镜体的地层中共发现 68 件石制品，原料以玉髓、玛瑙、燧石为主，还有少数火成岩和石英砂岩，器类有石核、石片、石叶、砍砸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图二，1-7）。与石制品同层化石测得的年龄是 11800 ± 150 年^[35]。1986 年又发现了两个地点，与第 1 地点层位相同，新发现的类型是尖状器^[36]。

大兴屯遗址自发现以来，对其文化归属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该遗址的发掘者认为遗址的石制品与以北京人文化为代表的华北细小石器传统的关系密切，“是这个传统向北的延续”，但“也有自身的特点”。





图二 大兴屯遗址、大坎子地点、大布苏遗址和苏沃罗沃III遗址典型石制品

1~7 大兴屯 (DX0016、DX0049、DX0001、DX0041、p.6423、DX0027、p.6427); 8~12 大坎子 (98ZDD: 13、99ZDD: 41、99ZDD: 29、99ZDD: 7、99ZDD: 1); 13、14 大布苏 (p.6363、p.6365); 15 苏沃罗沃 III

张森水先生在 1990 年认为大兴屯和凌源西八间房石制品“或许与细石器工业类型有关”^[37]。次年他明确把大兴屯遗址归入细石器工业内,认为大兴屯与下川、滦县东灰山、阳原油房等遗址一样,属于“单一的器物组合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单一类的细石器亚工业组合群分成以小石制品居多数但存在典型细石器产品和细石器工业产品在数量上及实际应用上居主导地位的两种类型。大兴屯和东灰山器物组属于第一类。同时他还谨慎地认为大兴屯和东灰山这一类器物组有随着将来材料的丰富另立一组群的可能,是属于“以小石制品工业为主的而部分吸收细石器亚工业和产品而构成的特殊的器物组合”^[38]。到 1999 年他明确把大兴屯归入与属于细石器工业传统的下川工业类型并列的孟家泉工业类型之内,这个混合的工业类型的特点是“各组合的主体是具有北方工业特点的制品,但包括一些细石器工业制品。石器以刮削器为主要类型,短身端刃刮削器有较高的比例,兼有尖刃器、石锥和雕刻器”^[39]。

还有学者在对东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划分后认为,大兴屯是以细石器为主体的工业类型,而与以小孤山、阎家岗等小石器为主体的石器工业不同^[40]。但实际上在大兴屯遗址只见有唯一一件极不典型的“细石核”。

从这些认识上看,大兴屯的石制品与孟家泉遗址、西八间房遗址和峙峪遗址的关系都有比较亲近的关系。

孟家泉遗址位于船底形石核的分布区之内,其细石核也只见船底形石核,属于典型的细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址。大兴屯遗址的砾石加工的工具、刮削器以及砸击技术产品等都与孟家泉遗址接近,但是大兴屯遗址含有大量的雕刻器,在孟家泉遗址中是不见的,而小石器类型遗址却屡屡发现,孟家泉遗址的典型细石核在大兴屯遗址的两次发掘中没有发现^[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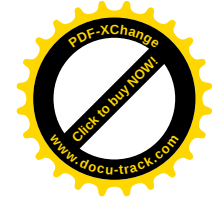
凌源西八间房遗址的发掘只获得 49 件石制品,包括锤击石核、石片、使用石片、刮削器、琢背小刀。不见典型细石核、砸击石核和石片、大量的雕刻器、砍砸器和砾石加工的工具,独有的是琢背小刀。因西八间房发现的石制品数量太少,还难以准确对比两处遗址,但总的看来,大兴屯和西八间房更能找到相似之处^[42]。

峙峪是一处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石器遗址。发现石制品 15000 多件,种类有石核、石片(包括小长石片)、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在该处属于小石器的遗址中,也包含有部分细石器工艺的因素,小石器中含有细石器工艺的因素在大兴屯遗址和西八间房遗址中也有表现。

总体看来大兴屯遗址的石制品特征与小石器类型的遗址更为接近,其中含有的细石器因素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小石器遗址中也普遍存在,这或许反映了小石器工业对更新世最末冰期的响应。如果把大兴屯与东、西两个细石核分布区相比较,它与东部的船底形石核的传统应该更为接近。

2) 以大坎子地点为代表的类型

大坎子地点位于吉林省镇赉县嫩江左岸的二级阶地上。1998 年发现,次年进行了复查,两次调查共获得 86 件石制品,但是没有发现埋藏石制品的原生层位,根据与石制品同时发



现的动物化石推断，大坎子地点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43]。

该遗址的细石核和第三类工具是重要的指征性器物（图二，8-12）。在发现的六件细石核中，以虎头梁技法为主，还见有一件船形石核（幌加技法）。虎头梁技法是以双面器加工为基础的技法，如前所述，双面器为毛坯加工的楔形石核是内陆区的最主要的特点，双面加工的舌形器（99ZDD：7）、直刃刮削器（99ZDD：33）也都表现出了楔形石核区的特征，圆头刮削器在细石器的遗址中广泛分布，但总体来讲在楔形石核系统内的圆头刮削器要明显多于船形石核系统。比如在典型的船形石核分布区的东灰山^[44]和孟家泉遗址中没有发现典型的圆头刮削器，在俄罗斯滨海的几处遗址中也没有典型的圆头刮削器。圆头刮削器在时间上的变化特征目前还不清楚，如大坎子类型的圆头刮削器在虎头梁、籍箕滩、油房、下川以及晚期的柿子滩遗址都有发现，在外贝加尔鄂嫩河的阿伦—扎尔加遗址也发现了与大坎子遗址更为相似的大量圆头刮削器，奥科拉德尼科夫推断阿伦—扎尔加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的前半叶^[45]。在大坎子地点发现的一件雕刻器（99ZDD:1）与俄罗斯学者所谓的乌斯季诺夫卡雕刻器十分相似（图二，15），在绝对年代早于 8000 年的苏沃沃III遗址中也发现有这类雕刻器。苏沃沃III遗址的细石核只有船形石核一种，但是在该遗址中有双面器的存在^[46]。该类雕刻器的毛坯是大石叶，制作大石叶的技术（勒瓦娄哇技术或其变体）在西伯利亚和滨海都有广泛的分布，在吉林省的东部也有发现。从大坎子遗址的工具以大石叶为毛坯来看，这项技术在嫩江流域也有所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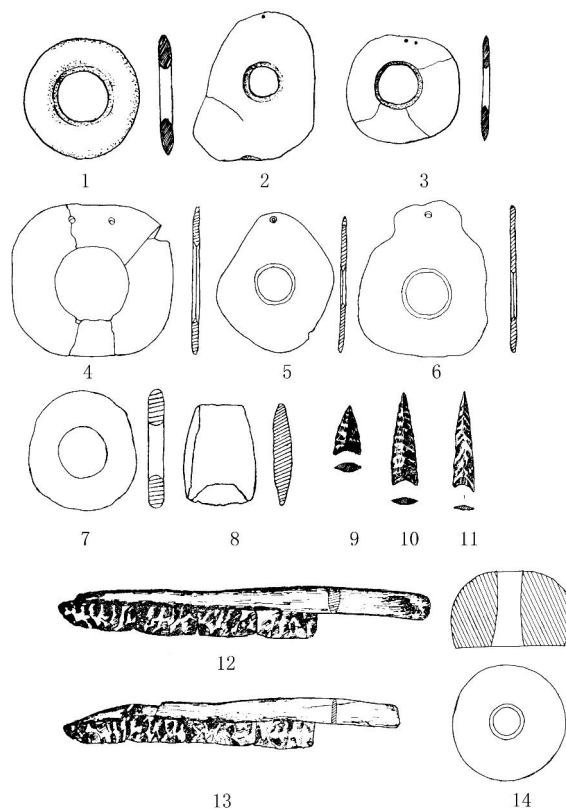
这样看来，大坎子地点具有楔形石核传统和船底形石核传统的混合因素，该类混合因素的遗址在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时候普遍存在，但是因为大坎子地点系调查的材料，所以不能排除包括不同时期的石制品的可能。不论如何，根据现有材料可以把它代表的大兴安岭东麓看作是船形石核传统在中国东北最西边的界线。关于该遗址的具体年代，还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3) 以大布苏遗址和缸窑地点为代表的类型

大布苏遗址位于大布苏泡子东岸的第二级阶地前缘，石制品埋藏在黄土状地层中，共发现 486 件石制品，其中细石核 4 件、工具 8 件。细石核有楔形石核和半锥状石核两类，工具仅刮削器一类。此外还发现一件研磨石块，细石叶和石片的数量巨大^[47]。

缸窑地点位于龙江县罕达罕河南岸的二级阶地上，石制品的原生层位是黄土状亚粘土的上部。共发现石制品 664 件，包括楔形、锥状、半锥状细石核、刮削器、少量的雕刻器和石锥。此外还发现有 3 件砾石加工的大砍砸器^[48]。

两地发现石制品的地层具有可对比性，它们都属于群里组，并且都处于比较偏上的位置，可以推测两地的石制品年代大体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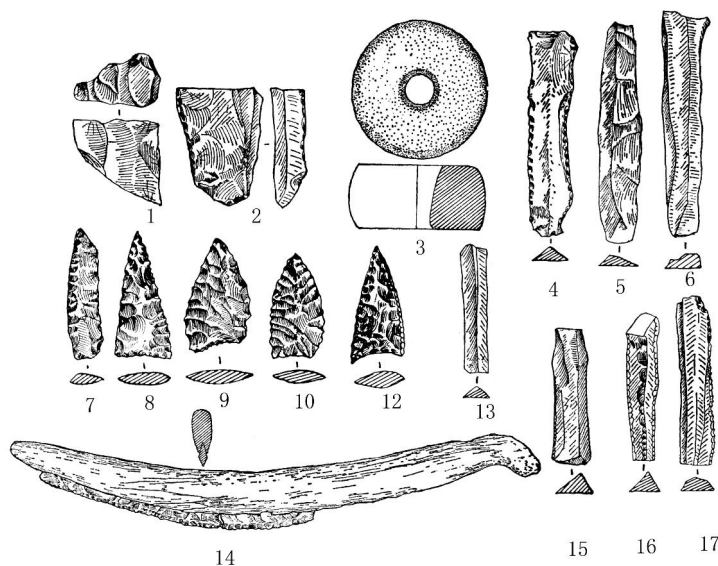
图三 滕家岗和李家岗墓地典型石制品

1~3、9、10 滕家岗墓地；4~8、11~14 李家岗墓地

两处遗址的石制品都比较小，器类也比较相似。细石核中都有楔形石核和半锥状石核（图二，13、14），楔形石核的加工远比大坎子地点的石核粗糙。含有大量小而规整的截断细石叶和少量的砸击技术。除了楔形细石核之外双面修理技术不用于工具加工。我们认为两地的文化特征是一致的，仅从楔形石核的加工特点来看，它们晚于大坎子地点为代表的类型，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末期或新石器时代之初。这种双面器修理技术突然消失的现象与雅库特的久克泰文化和之后的苏姆纳金文化的变化也相吻合，莫恰诺夫（Ю.А.Мочанов）等认为大约生存于距今 10500——6200 年的苏姆纳金文化的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完全缺少两面加工的刀、矛、标枪和石镞，但却把两面修理的方法用来加工石核和砍伐器^[49]。该类石制品在其后的靶山墓地中也有相似之处。另外讷河市嫩江左岸的二级阶地发现的神泉遗址经过了大面积的发掘，从报道的情况看可能与该类遗址接近，但神泉遗址存在较多的“粗大”石器。

2、新石器时代的石制品

近年来赵宾福教授分辨出的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晚相继的三种文化分别是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靶山类型和昂昂溪文化^[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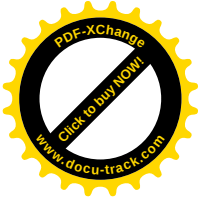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图四 靶城墓地典型石制品

靶山墓地 (M4:48、M4: 50、M4: 29、M1: 53、M1: 25、M1: 29、M4: 72、M4: 14、M4: 15、M4: 71、M4: 13、M1: 62、M4: 47、M1: 26、M1: 16、M1: 51)

在这三种遗存中有石制品的单位是靶山墓地的 M1、M2、M3、M4 和 M5、昂昂溪 M1 和 M2^[51]、胜利三队一号遗址第 3 层^[52]、黄家围子遗址第 3 层^[53]、“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的一些单位^[54]、二克浅 M6^[55]。此外在滕家岗^[56]和李家岗墓葬^[57]中也有石制品发现。这些单位共有石制品约 348 件，其中约 31% 的石制品有线图发表。有测年数据的单位共有三组，分别是：滕家岗墓葬 83ATM1 距今 6981 ± 69 年、94ATM1 距今 4741 ± 87 年，靶山墓葬 M1 距今 4870 ± 80 年（经校正为 5460 ± 110 年）、M4 距今 4630 ± 95 年（经校正为 5175 ± 130 年，属于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的 H3062 出土的陶片为距今 4000 ± 360 年、G3002 的动物骨骼年代为距今 $3688 \pm$ 年（树轮校正值为 BC2130——1777 年）。三组数据清楚地处于三个阶段，最早是滕家岗 83ATM1 为距今 7000 年左右，其次是 94ATM1、靶山 M1 和 M4 为距今 5000 年左右，最晚的是小拉哈遗址一期乙组遗存的 H3062 和 G3002 为距今 4000 年左右。以下我们把这 3 组单位作为为基点，来考察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演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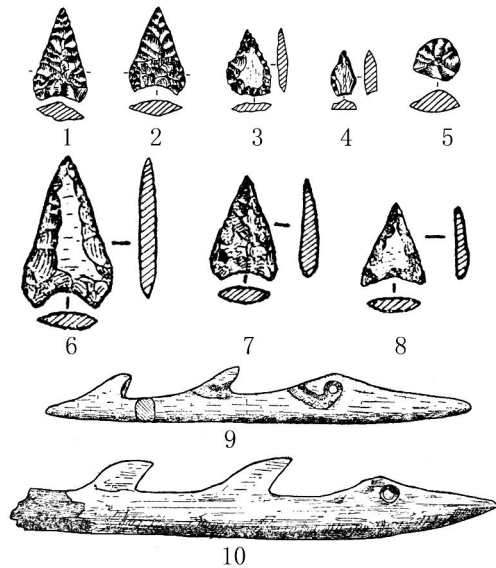
1) 嫩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材料以出于墓葬者为多，滕家岗 83ATM1 是最早的一处遗存，只发现一件磨制的玉环（图三，1），如果测年准确，则说明在距今 7000 年时磨制石制品已经在嫩江流域出现了，只可惜该墓的随葬品太少，我们还不能知道当时石制品的总体面貌。

2) 在滕家岗 83ATM1 之后最重要的材料是靶山墓地，发现的石制品类型有楔形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长石片和不规则的石片，还有磨制的环形器和砥石（图四）。靶山墓地细石核的形态与大布苏遗址和缸窑地点的楔形石核比较类似，刮削器类中也能找到相似的类型，但与大兴屯和大坎子的两类石制品组合相比差距很大，这可能是年代上的原因。靶山墓地与前一阶段的石制品相比有几个大的特点：第一出现了石镞，石镞偏长，在所列出 4 件标本中长宽比超过 2 的就占一半，石镞可分成凹底石镞和微凹底石镞 2 类，石镞尾翼一长一短；第二个出现了复合工具——骨柄石刃刀，包括直刃和凸刃两类；第三具有大量的修边石叶，这种技术被俄罗斯学者称作达斡尔技术，常见于东南外贝加尔较早的钦丹特时期^[58]。但在靶山墓地没有发现像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新乐下层文化中的达斡尔形的石镞。与靶山墓地年代相当的是滕家岗的 94ATM1，随葬品有玉璧和石镞（图三，2、3、9、10）。石镞形态与靶山墓地的相似，玉璧有两种类型。



与以上两处墓葬面貌比较相似的还有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李家岗墓地，李家岗 M1 与靶山 M1、M4 相同都是多人葬。李家岗 M1 随葬器物有石镞、骨柄石刃刀、石刃、环形器、刮削器（镞）、磨制的石铤和玉壁等（图三，4-8、11-14）。李家岗 M1 所含有的石制品类型兼有靶山墓地和滕家岗的 94ATM1 的特点，如带孔的玉壁、骨柄石刃刀、有孔石器（石骨朵）和长的石镞等。但是其自身又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如包含有磨制精细的小石铤和周身加工的石刃。我们认为这三处墓葬大体处于一个发展阶段，但有靶山墓地、滕家岗 94ATM1 到李家岗 M1 的早晚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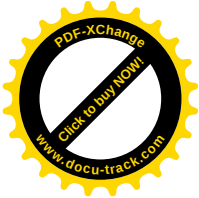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3)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最末期的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中，共发现石制品 30 件，包括镞、尖状器、刮削器和石片（图五，1-5）。石镞共发现 4 件（平底石镞应该当作石镞的毛坯），凹底石镞两翼等长并强烈内收，出现一件只在边缘修理的寰底石镞（同样的石镞也见于昂昂溪 M2）。未见细石核和细石叶（一件长石片为采集品）。该组石制品与上一组相比固然有遗址和墓葬的差别，但更多的应该是时间上的差异，如石镞形态的变化。具有相似特征的还有胜利三队一号遗址



图五 小拉哈遗址、二科浅墓地和五福墓地典型石制品和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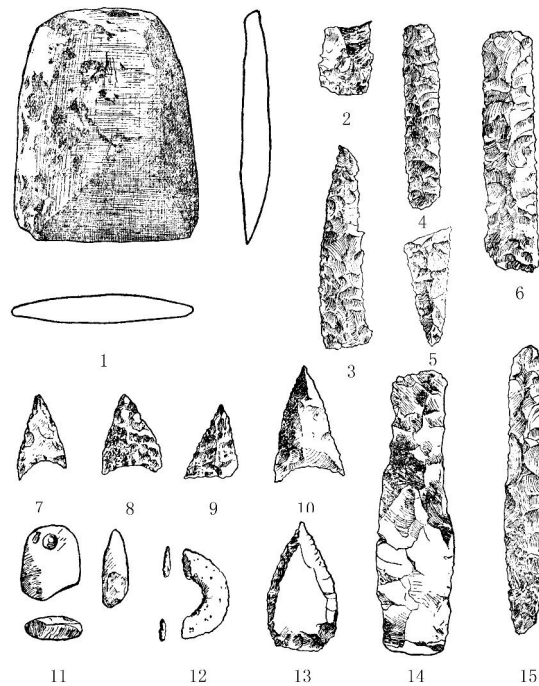
1~5，小拉哈遗址（T212①:1、T311②:4、T132①:1、T132①:2、F321①:1）；6~9 二克浅墓地（M6:1、M6:2、M6:3、M6:8）；10 五福墓地(M1)

本地区发现的另一处重要的材料是梁思永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报道的两处墓葬。其中一座由梁思永先生亲自发掘（称作 M1），另一座是路卡徐金收集的（称作 M2）。这两座墓葬在随葬品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M1 主要以骨器为主，而石制品除一件磨光的石铤之外，另外的 11 件石制品都很不典型，该墓没有细石核、细石叶和石镞，全身精琢的小石条也仅见一碎片（图六，2）。M2 的骨器中只有一件无孔带倒刺的骨枪头，而石制品却比较精致，有边缘或通体精琢的石镞、通体精琢的长石条、边缘精琢的石刃以及磨制的垂珠和小石圈（图六，3-15）。所以从石制品上看两者难以找到可比较的材料。但是在 M1 中有一件骨刀梗，梁先生认为“除了嵌置玄石器别无用处”，这一点在我们上述的靶山墓地和李家岗墓葬都能够得到证实。另外两个墓葬中都发现了 1 个近球形和 1 个带流的陶罐，“决不是偶然的事情”。需要补充的是，在二克浅 M6 中发现了一件与昂昂溪 M1 相同的带孔骨枪头（图五，9、10），与之共出的还有 3 件石镞（图五，6-8），其中两件（M6:1、2）收翼者与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发现的石镞非常相似，另一件与昂昂溪 M2 发现的石镞又相同，所以这两个墓葬应属于同一文化，我们同意赵宾福教授的关于昂昂溪 M1、M2、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和二克浅 M6 属



于同一个文化的认识。

与前一阶段相比，昂昂溪 M2 发现的石镞的长宽比要比靶山墓地代表的一组小，但两翼依然保持一长一短的形态，并且外展，在这一点上与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发现的石镞是存在差异的，M1 发现的磨制小镞与李家岗 M1 的石镞类似，这正是时间早晚上的反映。另外黄家围子遗址发表的石制品多为采集，出于地层中可能属于这个时期的标本只有一件砺石。



图六 五福墓地典型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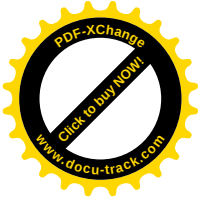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1、2，五福墓地 M1；3~15，五福墓地 M2

二、夏至战国的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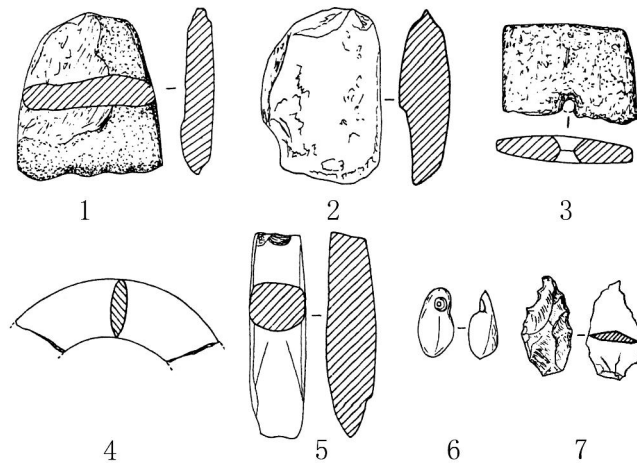
前文已叙，嫩江流域考古学研究最为深入的就是该阶段，如果不算张忠培先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辨别出的“东山头遗存”和“长岗子遗存”^[59]，那么最为有意义的工作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黑龙江考古工作者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分别对白金宝遗址^[60]和汉书遗址进行的发掘^[61]。后来的白金宝第三次发掘^[62]、平洋墓葬的发掘^[63]以及小拉哈遗址的发掘^[64]都很重要。目前对嫩江流域该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的意见还不完全一致，如关于早于白金宝文化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关于小登科墓葬和二克浅早期墓葬的文化归属、关于平洋墓葬的文化归属和汉书二期文化的下限确定等问题。这些争论所依据的材料以陶器为主个别应用了铜器。我们知道，陶器和石器的演变速率并不能完全一致，所以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我们对石制品的观察。在嫩江流域夏至战国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中最为详实的是赵宾福教授的认识^[65]，本文就以此为时间坐标，来梳理各个时期的石制品。在嫩江流域发现的属于该时期的石制品共约 470 件，其中约 20%有线图发表。

1) 小拉哈文化时期的石制品

目前小拉哈文化石制品的发掘材料被发表的只有 1992 年小拉哈遗址的发掘^[66]。小拉哈文化的石制品共发现了 14 件，均为磨制。根据赵宾福教授的分期认识，属于小拉哈文化一期的石制品器类有斧、镞、铲、凿、磨棒和玉璜，二期的器类有砺石、有孔器和玉坠。石制



品在该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与农业相关的磨制生产工具，如斧、凿和锛等（图七，1-6）。小拉哈文化发现的石锛当与李家岗 M1 和昂昂溪 M1 所见的磨制小石锛的用途有本质的区别。仅从小拉哈遗址的材料看似压制和打制的石制品已经在该时期消失了，但在坦途乡西岗子遗址和 1979 年小拉哈遗址调查^[67]时发现有小拉哈文化陶片的同时都发现了压制的石锛和刮削器等以及在考虑到后一阶段的情况，还是认为压制和打制的石制品在这个阶段不起主要作用比较妥当。



图七 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的典型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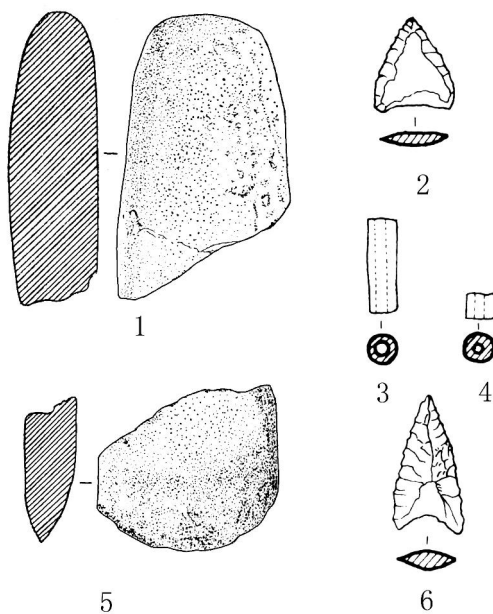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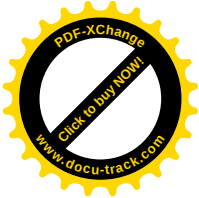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1~6 小拉哈文化（小拉哈发掘 T132③:2、T334③:3、T141③:7、H2037:7、H1002:1、H3044:5；7 古城类型（1974 白金宝 T3③:5）

2) 古城类型时期的石制品

古城类型是近些年才被分辨出来的新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最重要的材料是 1986 年白金宝遗址的发掘，但是此次发掘的报告中没有报道任何石制品的情况。在 1974 年发掘的白金宝遗址中被分辨出的 H5、H6、T3③三个单位中只有 T3③有一件压制的石锛（T3③: 5）^[68]，这是目前古城遗存的唯一石制品（图七，7）。

3) 白金宝文化时期的石制品

白金宝文化包括遗址和墓葬两种材料。1974 年白金宝遗址的发掘中获得的白金宝文化的斧和磨石至少出于 2 个单位（H1 和 H4）（图八，1、5），H4 打破 H1，H1 打破古城遗存的 T3③，从 H1 的陶片来看属于白金宝文化，H4 中没有陶片难以确定它的年代，不过从层位关系上看我们暂把它归入到白金宝文化。此外在官地遗址发现了少量的石制品，可惜没有详细的报道^[69]。白金宝文化的墓葬材料中只有 2001 年发掘的二克浅墓葬有石制品 58 件，其中石锛 3 件、翠珠 4 件和白石管饰 43 件^[70]（图八，2-4、6）。发表标本的单位有 M63、M36、M35、M32、M51。从陶器的比较来看 M51 属于白金宝文化的早期，M63 属于白金宝文化的中期，M35 属于白金宝文化的晚期。乔梁先生根据 M36 中出土的铜牌饰认为其年代应到东汉。M32 除一件石锛之外没有其它器物，年代不定。白金宝文化的遗址与墓葬的石制品有比较大的差异，遗址以磨制时期为主，与小拉哈遗址发掘获得的材料是一致的。墓葬中有数件压制的石锛和大量的磨制的管饰。在墓葬早期发现的石锛 M51:2 边缘压制，两翼内收，形制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锛（昂昂溪 M2）比较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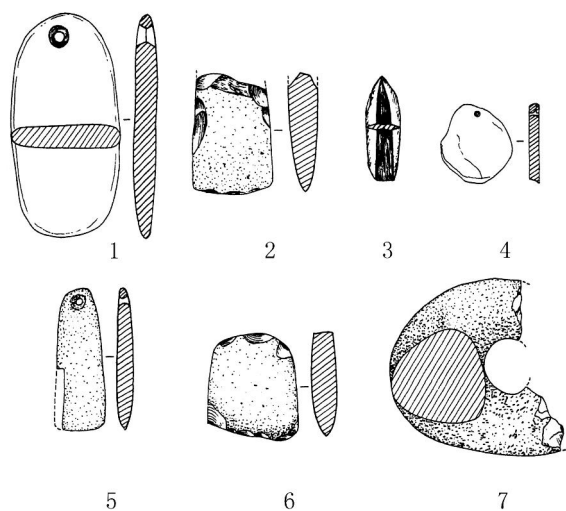


图八 白金宝文化的典型石制品

1、5，白金宝文化(1974 白金宝 H4:3、H1: 36)；2~4、6，(2001 二克浅 M51:2、M63:4-1、M63:14-1、M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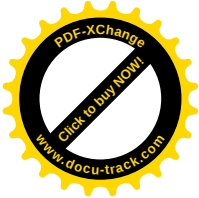
4) 汉书二期文化时期的石制品

汉书二期文化的石制品也包含在遗址和墓葬两种材料。重要的遗址材料是小拉哈遗址的三期遗存^[71]，共发现石制品 21 件，均为磨制。早期的有斧、镞、佩饰、环形器、磨棒、砺石、石球和玉坠，中期的有斧、佩饰，晚期的有磨棒和玉坠（图九）。墓葬材料是《平洋墓葬》中报道的两处墓地^[72]（图十），赵宾福教授根据陶器的类型学比较把两处墓葬的材料分成三组，对应的分别是早中晚三期。在 57 座出有石制品的墓葬中有 9 座因没有陶器，分期不能确定。另外 1993 年在坦途北岗子发掘的 M5、1985 年小登科发掘的 85FXM101^[73]也属于汉书二期文化早期的墓葬，都发现有石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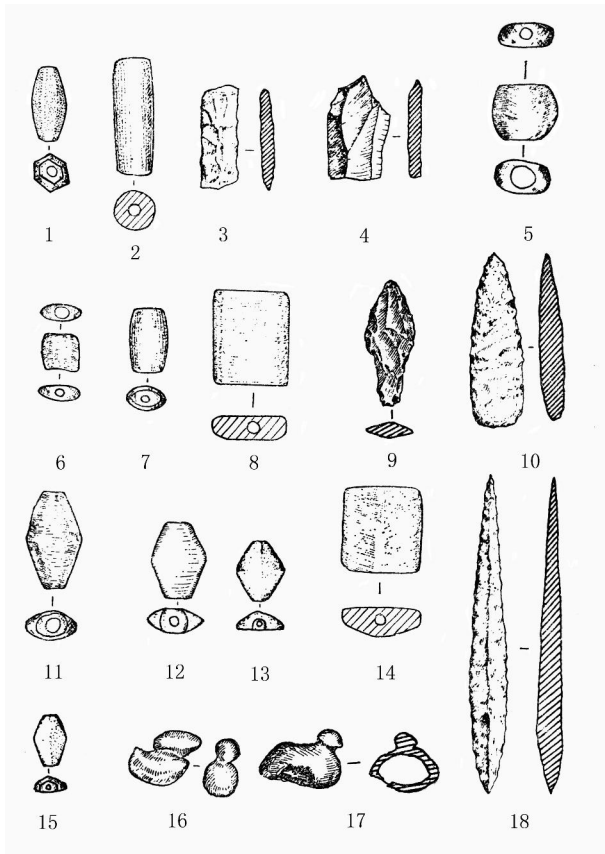


图九，小拉哈遗址典型石制品

1~7，小拉哈遗址（T211②:3、F0001:9、T121②:15、H2003:3、F0001:10、T324②:1、H2007:1）



在早期的墓葬中除珠饰和管饰之外还有一件通体制压的长石条和石片制作的刮削器。管饰有带棱长条形和管形两种，纵截面呈长椭圆或长方形，横截面为圆形。中期除见一通体制压的寰底长石镞之外，只有管饰和珠饰两种，此时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新出现了扁的管饰，纵截面为方形或方弧形，横截面呈扁椭圆形。晚期其实已经达到汉代，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该时期以 M107 为代表的石制品类型最为丰富，有长形的石镞、带铤的石镞和刮削器，还出现了独特的鸭形垂饰。该时期的管饰和珠饰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如纵截面呈六边形的、横截面呈三角形等，墓葬中出现的几件压制的石镞已经完全不同新石器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的凹底石镞。



图十 战斗和砖厂墓地典型石制品

1~4，早期（M141:26、M128: 36、M141: 8、M141: 9）；5~7、10 中期（M188: 4、M124:2、M103:3、M140: 25）；8、9、11~18 晚期（M111:77、211: 10、M107:116、M107:247、M111: 75、M107: 167、M107: 28、M204:20、M107: 178

三、余论

在旧石器时代，与大兴屯遗址相似的小石器传统在松嫩平原中部有较多的分布，如榆树周家油房、哈尔滨荒山遗址、哈尔滨顾家屯遗址、哈尔滨阎家岗遗址和五常学田村遗址等，它们与鸽子洞、金牛山以及北京人文化具有早晚相承的关系。大坎子地点与虎头梁、籍箕滩为代表的楔形石核系统关系更为密切，含有较多的起源于西伯利亚的文化因素。大布苏和缸窑地点最具特色的是含有锥状和半锥状石核，在年代偏晚的柿子滩、舞阳大岗和海拉尔等遗址中也有发现、在俄罗斯的谢列姆贾河文化和苏姆纳金文化也有类似的发现，该类细石核在灵井遗址比较单纯，在年代“较早”的下川遗址中也占多数。关于锥状和半锥状细石核的起



源和分布从目前来看既有晚期类型的可能也有是属于与楔形细石核和船形细石核并列出现的迹象,该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将来材料的发现。但在嫩江流域含有锥状和半锥形状石核的组合还比较晚,大布苏和缸窑地点的石制品很有可能是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最晚的形态,或已经接近新石器时代。

在嫩江上游还发现了清和屯和大子杨山两处地点。清和屯地点没有发现细石器,石制品比上述的三种类型的石制品偏大,发现的两件石核能剥离长石片,似乎具有一定的特色,但材料不多。大子杨山的特征也比较模糊,暂不作探讨。

嫩江流域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地点数量不多,所划分出的类型是时间上的差异还是地域性的不同,目前还难以确定。但嫩江流域处于东北亚交通的中心位置,是解决东北亚旧石器文化演变和传播的关键地区,而且某些遗址已经表现出多种因素混合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在嫩江流域的周围地区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勒瓦娄哇或其变体的石核(柱形石核),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多加注意。

在新石器时代,嫩江流域发现最早的确切的磨制石制品是滕家岗 83ATM1 墓葬出土的唯一一件玉环,墓葬人骨的测年数据为距今 7000 年左右的。至于当时石制品的其它特点还很清楚。不过大贯静夫利用解放前发掘的一批资料,把昂昂溪的文化遗存分成两组,时间较早的一组是以额拉苏 C 地点为代表的多石叶石器,其年代大体与左家山一期和长岭腰岭子遗址相当,赵辉教授也同意这个意见^[74]。但不论当时的全貌如何根据现有的材料至少可以说磨制石制品在嫩江流域的出现不会不晚于这个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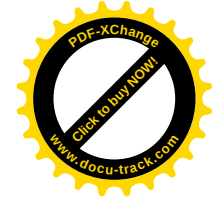
以靶山墓地、滕家岗 94ATM1 和李家岗 M1 为代表的石制品,是我们目前认识的新石器时代的第二阶段,年代大约是在距今 5000 年左右。此时依然存在楔形细石核和大量的细石叶,但新出现了石镞、骨柄石刃刀、磨制的玉璧和环形石器。其中穿孔的玉璧在辽西以红山文化中晚期玉器为代表的第二阶段(BC4000—BC3000 年)的玉器组合中常见,其年代也比较接近^[75]。在这些遗存中出现的石镞形状已经非常规整、制作精致,是石镞的成熟形态。关于石镞的起源大概要分成凹底石镞和囊底石镞(包括有铤石镞)来讨论,囊底石镞在下川遗址就有发现,而凹底石镞的出现应该晚到新石器时代,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公元前 5 千纪的欣谷期已经出现了弓箭,伊萨科沃文化已经有了通体压制的凹底石镞^[76]。

昂昂溪 M1、M2、小拉哈一期乙组遗存、二克浅 M6 和胜利三队一号遗址处于新石器时代石制品发展的第三阶段,年代是距今 4000 年左右。该时期的石制品承袭了上一阶段的复合工具、小石铤等,但不见细石核和细石叶,石镞变短、并且有的石镞尾翼强烈内收,出现大量的通体压制的长石条,重要的是出现了装饰的垂饰和小石圈饰物。

在夏至战国阶段,小拉哈文化时期发现的石制品全部为磨制而且数量很少,该时期的石制品组合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青铜工具的产生可能造成了压制石制品的消退。在古城类型的时期只见一件有铤石镞(也可能是毛坯)。白金宝文化时期遗址和墓葬的材料相差很大,遗址为磨制石制品,而墓葬中还有压制类石器的存在。汉书二期的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的石镞,墓葬中发现了各类有铤的石镞,这是与周边地区交流加强的结果。另外在该时期还有大量的珠、管饰物,其形态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变化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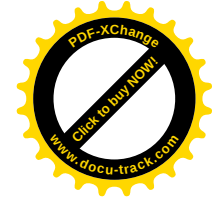
附记:感谢我的同学晏善富为本文翻译了英文摘要。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2JAZJD780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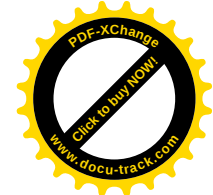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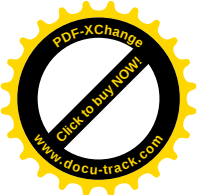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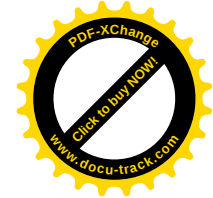
- [1] 刘明光主编.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 [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8. 8: 123.
-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58~90.
- [3] a 黑龙江省博物馆. 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60 (4): 15~17.
- b 黑龙江省博物馆. 嫩江沿岸细石器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61 (10): 534~543.
- c 黑龙江省博物馆. 昂昂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J]. 考古, 1974 (2): 99~108.
- d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镇赉县细石器文化遗址[J]. 考古, 1961 (8): 398~410.
- e 张忠培. 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64 (1): 80~82.
- [4] a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 东北考古与历史(1)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b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J]. 考古, 1980 (4): 311~324.
- [5] a 唐国文. 大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北方文物, 1990 (4): 3~7.
- b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吉林大安县洮儿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考古, 1984 (8): 689~697.
- c 郝思德等. 黑龙江肇源小拉合、狼坨子青铜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 黑龙江文物资料丛刊, 1984 (4): 60~64.
- [6] a 黄慰文等. 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4 (3): 234~243.
- b 高星. 昂昂溪新发现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8 (1): 84~88.
- [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洋墓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88 (1): 61~100.
- [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 考古, 2003 (2): 11~23.
- [10] a 千志耿等. 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J]. 北方文物, 1989 (1): 3~14.
- b 于汇历. 黑龙江省旧石器时代考古二十年[J]. 北方文物, 2000 (1): 10~16.
- [11] 赵宾福. 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A].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01~112.
- [12]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2006: 17~19
- [13] a 赵宾福. 东北石器时代考古[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339~354
- b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2006: 3~49
- [14] 董祝安. 大布苏的细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9 (1): 49~57
- [15] a 黄慰文等. 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4 (3): 234~243.



- b 高星. 昂昂溪新发现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8 (1): 84~88.
- [16] 于汇历. 黑龙江清和屯遗址的旧石器[A]. 东北亚旧石器文化[C]. 汉城: 白山文化出版社, 1996. 259~264.
- [17] 陈全家. 吉林镇赉丹岱大坎子发现的旧石器[J]. 北方文物, 2001 (2): 1~7.
- [18] 于汇历. 黑龙江省龙江县缸窑地点的细石器遗存[J]. 北方文物, 1992 (3): 8~15.
- [1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大子杨山遗址调查简报[J]. 北方文物, 1998 (2): 1~3.
- [20] 魏正一等.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发现的石制品[J]. 北方文物, 1990 (3): 3~10.
- [21] 于汇历. 黑龙江神泉遗址发掘旧石器晚期原生文化层堆积[N]. 中国文物报, 2003-3-19 (1)
- [22] a 张森水. 中国旧石器文化[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 b 黄慰文.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A], 中国远古人类[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9, 220~244.
- c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 人类学学报, 1990 (4): 322~334.
- d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分类初探[J]. 文物春秋, 1991 (1): 34~42、74.
- e 李炎贤.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划分[J]. 人类学学报, 1993 (3): 215~223.
- f 张森水. 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J]. 人类学学报, 1999 (3): 193~214.
- [23] a 安志敏. 河南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洞穴堆积的试掘[J]. 考古学报, 1965 (1): 1~27.
- b 贾兰坡等. 山西峙峪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2 (1): 39~58
- [24]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 人类学学报, 1990 (4): 322~334.
- [25] 张森水. 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J]. 人类学学报, 1999 (3): 193~214.
- [26] 杜水生. 楔型石核的类型划分与细石器的起源[J]. 人类学学报, 2004, 增刊: 209~221.
- [27] 谢飞. 河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遗存的分布及在华北马蹄形分布带中的位置[J]. 文物春秋, 2000 (2): 15~26.
- [28] 加藤真二. 对日本、渤海湾周围地区细石叶文化的认识[A]; 考古学文化论集(四)[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20~25
- [29] Деревянко А. П. Селемджинская поздне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8.
- [30] 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Р. С., Верхний палеолит Южного Приморья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9.
- [31] 朱之勇. 俄罗斯滨海地区与我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比较[J]. 人类学学报, 2004, 增刊: 199~198.
- [32] 陈淳. 中国细石核类型和工艺初探——兼谈与东北亚、西北美的文化联系[J]. 人类学学报, 1983 (4): 331~341.
- [33] 加藤真二. 对日本、渤海湾周围地区细石叶文化的认识[A]; 考古学文化论集(四)[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20~25.



- [34] А. П. Деревянко, Селемджинская позднепале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8.
- [35] 黄慰文等. 黑龙江昂昂溪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4 (3): 234~243.
- [36] 高星. 昂昂溪新发现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8 (1): 84~88.
- [37]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J]. 人类学学报, 1990 (4) 322~334.
- [38] 张森水. 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工业分类初探[J]. 文物春秋, 1991 (1): 34~42、74.
- [39] 张森水. 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J]. 人类学学报, 1999 (3): 193~214.
- [40] 陈全家. 旧石器时代考古[A]; 张博泉、魏存成主编. 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171~200.
- [4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玉田县孟家泉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1991 (1): 1~13.
- [42] 辽宁省博物馆. 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73 (2): 223~226.
- [43] 陈全家. 吉林镇赉丹岱大坎子发现的旧石器[J]. 北方文物, 2001 (2): 1~7.
-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J]. 考古, 1989 (11): 966~970.
- [45] Окладнико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е Забайкалье в эпоху камня и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0.
- [46] В. И. Дьяков, Приморье в раннем голоцене [М]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00, 116~117.
- [47] 董祝安. 大布苏的细石器[J]. 人类学学报, 1989 (1): 49~57.
- [48] 于汇历. 黑龙江省龙江县缸窑地点的细石器遗存[J]. 北方文物, 1992 (3): 8~15.
- [49] Ю. А. Мочано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якутии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3
- [50] 赵宾福. 嫩江流域三种新石器文化的辨析[A]. 边疆考古研究 (第2辑)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01~112.
- [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梁思永考古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58~90.
- [52] 李龙. 昂昂溪胜利三队一号遗址清理简报[J].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 (1): 53~55.
- [5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镇赉县黄家围子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8 (2): 141~149.
- [5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88 (1): 61~100.
- [55] 安路等. 黑龙江讷河二克浅墓地及其问题探讨[J]. 北方文物, 1986 (2): 2~8.
- [56] 马利民等.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滕家岗遗址三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得清理[J]. 北方文物, 2005 (1): 1~4.
- [57]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 黑龙江省杜尔伯特李家岗新石器时代墓葬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 1991 (3): 9~12.
- [58] Окладнико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е Забайкалье в эпоху камня и ранней бронзы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0.



- [59] 张忠培. 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J]. 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4 (1): 80~82.
- [6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J]. 考古, 1980 (4): 311~324.
- [61]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大安汉书遗址的主要收获[A]. 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6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 1986 年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1997 (4): 10~22.
- [6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洋墓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6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88 (1): 61~100.
- [65] 赵宾福. 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66]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88 (1): 61~100.
- [67]^a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镇赉县细石器文化遗址[J]. 考古, 1961 (8): 398~410.
- b 郝思德等. 黑龙江肇源小拉哈、狼坨子青铜时代遗址调查简报[J]. 黑龙江文物资料丛刊, 1984 (4): 60~64.
- [68]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J]. 考古, 1980 (4): 311~324.
- [69] 黑龙江省博物馆. 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60 (4): 15~17.
- [7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 考古, 2003(2): 11~23.
- [7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黑龙江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88(1): 61~100.
- [7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洋墓葬[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 [73]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J]. 北方文物, 1986(2): 16~21.
- [74]^a 大贯静夫. 东北亚洲中的中国东北地区原始文化[A].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38~64.
- b 赵辉. 中国北方的史前石镞[A]; 国学研究(第四卷)[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485~520.
- [75] 赵宾福. 关于辽西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A]; 费孝通主编. 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C].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135~148.
- [76] 冯恩学. 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2, 95.

The Study of the Stone artifacts in Nenjiang Basin Before Han Dynasty

Li You-qian Chen Quan-j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tone artifacts in Nenjiang basin before Han dynasty in terms of typolo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s of the Late Paleolithic stone-artifact types in Northeastern Asia (especially North China), we divided the stone artifacts in Nenjiang basin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 Daxingtun site, Dakanzi site and Dabusu site. In the old space-time frame of established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we studied stone artifacts since the Neolithic. Through the excavated materials, we researched stone artifacts of the early, middle, late Neolithic and the culture of Xiaolaha period, the type of Fucheng period, the culture of Baijimbao period and the culture of Hanshu second period. Finally, we thought the manufactural technology developed through the coexistence stage of chipped and pressed stone implements, the coexistence stage of pressed and rubbed stone implements, and the stage of mainly rubbed stone implements.

Keywords: The Nenjiang basin; Microlith; Stone artifacts

收稿日期: 2007-04-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基金资助 (项目批准号: 02JAZJD780003)

作者简介: 李有骞 (1980 -), 男, 山东历城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